

<<紧急刹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紧急刹车>>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3803

10位ISBN编号：7802253802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沃尔夫·哈斯

页数：187

字数：75000

译者：邱海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紧急刹车>>

前言

已经有12年无人在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丧命了。最近的一次丧生事件发生在1982年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大奖赛上，一个叫里卡多·帕勒迪的意大利小伙子在发车后四秒钟遇难身亡。当发车信号灯变成红色的时候，发动机歇斯底里地嘶吼起来，而这还只是几台发动机发出的噪音而已，只有那些排位靠后的赛车的老式无增压发动机才会这样冷冰冰地吼叫。比它们强得多的涡轮增压式发动机只沙沙地低鸣着，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千匹马力并没有狂声大作，而是像窃窃私语的蝻蛇般沙沙作响。当由红灯跳到绿灯时，涡轮增压式发动机低鸣着，F1赛车子弹头般射出跑道，以300公里的时速向第一个弯道射过去。只有发车线后排的位置，还有几台无增压发动机在吼叫着。但是，新手是别无选择的，像里卡多·帕勒迪这样的车手只能猛踩油门，试图至少在几圈内要死死咬住前面领先的涡轮增压式发动机赛车。信号灯刚刚由红色跳到绿色，意大利小伙里卡多·帕勒迪刚刚以800马的速度将原本领先的涡轮增压式发动机赛车甩在后面。里卡多·帕勒迪刚刚把脑袋缩回来踩油门，他就已经死了。因为那些涡轮增压式发动机危险地沙沙作响，那些老式的无增压发动机越发肆无忌惮地吼叫着，而迪第尔·皮若尼的法拉利赛车发动机根本没有发出声音。在这次世界大奖赛中拔得头筹的迪第尔·皮若尼的发动机突然熄火，正在这时，灯突然由红色跳到了绿色，法拉利赛车像生了根似的停在那里，皮若尼除了发疯似的挥动着手臂警告紧跟其后的车手外，什么也做不了。事实上，这招确实管用，后面的车子都从迪第尔·皮若尼的赛车的两边穿过去了。但是，正当那些领先的涡轮发动机赛车已经冲向第一个弯道的时候，里卡多·帕勒迪却仍然缩着脑袋，踩着大油门冲向迪第尔·皮若尼。在仿佛漫长的四秒钟后，他终于从最后面的发车线来到了沥青赛道最前面的位置上。当帕勒迪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甩向迪第尔·皮若尼的法拉利赛车时，这台熄火的赛车就在这个位置上纹丝不动。没有人把这个意大利小伙的死归咎于毫发无损的皮若尼。同样，也没有人去责怪德里克·瓦维克。车上飞出的后轮将马库斯·赫廷格砸死。不会有人指责约琛·马斯，在比利时大奖赛的练习赛中，当吉勒斯·维伦纽夫从他左边超车时，他却让出了右车道，尽管维伦纽夫因此连同驾座从他的法拉利赛车里抛了出去，并像火箭推动的测试木偶般飞向了空中，折断了脖子。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定，我是有罪的。他们轻松地对我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当然，我这事有点不同，因为我徒手拧断了那家伙的脖子，不过，除了他自己，这不能怪任何人。

<<紧急刹车>>

内容概要

五位车手在四次坠机事件中丧生；著名车手舒马赫因队友被捕获得参赛资格，一举成名；尼基·劳达在事故中严重烧伤，又伤愈复出……是意外还是阴谋策划？

是事故还是犯罪？

一个F1的车迷纪念品小贩，在闲谈中偶然窥见了操纵车赛的黑幕。

F1历史与黑暗传闻紧密相连，知情者相继遇害，赛车游戏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生死角逐……

<<紧急刹车>>

作者简介

沃尔夫·哈斯（Wolf Haas），生于1960年，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死者复活》、《甜蜜的死亡》、《奥格腾公园谜案》、《紧急刹车》、《修道院碎尸案》、《骷髅餐厅》等，曾三次获德语侦探小说大奖。其小说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出于对所创作人物的偏爱，他本人曾亲自在电影中担任男主角。

<<紧急刹车>>

章节摘录

1 雅克·拉菲特的头盔是绿色的。

艾尔顿·塞纳的头盔是金色的。

尼基·劳达的头盔是红色的。

卡洛斯·佩斯的头盔是黑色的， 绘有一支金色的箭。

银石 每当我无法入睡的时候，我就让无敌者大奖赛在我脑海中铺展开。

当然，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就算是F1历史上最好的赛车手，他受到的打击也比他赢得的比赛多得多。

不可战胜的是那些出于另一个原因参加我的夜间赛的选手们，他们都死了。

发车顺序 / 无敌者大奖赛： 第一排：吉姆·克拉克、吉勒斯·维伦纽夫。

第二排：埃里诺·德·安吉利。

、约琛·林特。

第三排：艾尔顿·塞纳、帕特里克·德派勒。

第四排：汤姆·普莱斯、彼得·雷夫森。

第五排：斯特凡·贝洛夫、弗朗索瓦·塞维尔。

第六排：乔·希费特、罗尼·彼得森。

第七排：迪第尔·皮若尼、曼弗雷德·温克霍克。

第八排：马克·多诺霍、赫尔穆特·科尼格。

第九排：皮尔斯·卡里奇、古纳·尼尔森。

第十排：罗杰·威廉森、罗兰德·拉特岑博格。

第十一排：里卡多·帕勒迪、托尼·布赖斯。

第十二排：卡洛斯·佩斯、格雷厄姆·希尔。

第十三排：哈拉尔德·埃特尔、戴维·珀莱。

我知道，这样的发车顺序会让许多人觉得气恼。

我指的不是特蕾莎，如果她知道我带着26个死人进入梦乡，她会吓死的。

我指的是数以万计的F1迷，看到练习赛结果，他们肯定会大叫起来。

我听到了英国人愤怒的抗议声，格雷厄姆·希尔作为两届的世界冠军只能呆在第12排，而那些排在最前排的车手，人们今天根本想不起来了。

令这些英国车迷恼火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碰巧是在英国银石举行的世界大奖赛。

但是，我终究也不赞成，不让格雷厄姆·希尔赢得一次银石大奖赛冠军。

14次大奖赛的胜利，两次年度总冠军（1962年和1968年）的殊荣，唯独缺一场在家门口的胜利。

只要想想我的英国同行斯蒂夫，英国车迷就应该少安毋躁了。

70年代的时候，他专门做詹姆斯·亨特。

商品的买卖，80年代的时候他靠奈杰尔·曼塞尔。

过活，到了90年代就靠格雷厄姆·希尔的儿子戴蒙。

维持生计。

但是这些年来，他却一直忠实于格雷厄姆·希尔，一直进格雷厄姆·希尔的T恤，尽管已经无人问津。

相反，我的约琛·林特T恤却一直卖得很好。

我对斯蒂夫的做法深表遗憾。

（尽管林特比希尔还早死5年！

） 我安排的发车顺序激怒了某些人，英国人的克制消失殆尽。

我今天回想起来，那长着一个傲慢的朝天鼻的怒气冲冲的毛小子是我的同行当中最可爱的人物之一了。

。 只要是与那个英国车手有关的事情，他都提不起兴趣。

说实话，这或许和格雷厄姆·希尔在银石的无敌者大奖赛中经常排在老后面发车有那么点关系。

<<紧急刹车>>

在其他的夜里，我总归让格雷厄姆·希尔在第二排，甚至第一排发车。他赢了摩纳哥大奖赛，他将在比利时斯帕大奖赛中获得第二名。大多数情况下，我采用现实生活中的发车顺序，然而，我睡得越沉，这个发车顺序就越发演变成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赛车过程。

乔·希费特开车上了新的纽博格林赛道，尽管希费特从未体验过纽博格林赛道是怎么样的。吉勒斯·维伦纽夫通过一次稳稳当当的赛车赢得了世界冠军，尽管吉勒斯·维伦纽夫没有能耐稳稳当地开哪怕一圈，也正因为如此，他从未当过世界冠军。

塞纳丢了一场雨中赛。

在银石大奖赛的比赛中，格雷厄姆·希尔摘得了桂冠。

当然，如果我经历了终点冲刺的话，这就永远是一场失败的比赛。这意味着，我没有入睡。

在焦躁不安的日子里，我也无法让比赛正常进行。赛车队的老板们对训练的结果表示抗议，仅仅由于一场雷阵雨就要终止比赛，重新发车，而且，我非但不能睡觉，还陷入越来越紧张的繁忙之中。

我在那里为黄旗和体重过轻的问题讨论、打手势和大呼小叫，这样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

相反，赛车事故打扰不了我，事故让我安心。

见到一个早就死去的人死去，没有什么可伤心的。

常常是夺去罗尼·彼得森或罗杰·威廉森或乔·希费特生命的烈火，让我沉迷于床的温暖之中，惬意地滑入梦乡。

失眠与我被判坐15年牢是没有关系的。

我刚在斯泰因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蹲了半年，当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格拉茨-卡劳的监狱里呆了一年。

此前，是暂时逮捕。

但是，自从我能记事起，失眠的毛病就一直与我如影随形。

无敌者大奖赛也不是我在这监狱里因为该死的无聊胡诌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对付失眠的办法的。

10年前，15年前，还是20年前？时间一晃而过，我对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心怀恐惧。

卡亚拉米 我想看明白一个又一个的赛车手如何被烧死或者像1977年在卡亚拉米的汤姆·普莱斯那样被砍头的，并不是因为对别人的痛苦感兴趣。

一位南非赛场的工作人员企图横穿跑道，他的灭火器把那个倒霉的赛车手的脑袋打掉了，加速的死亡。

有些人入睡毫无困难，特蕾莎就是这样的人，她一躺下，就睡着了。

我之所以关注赛车事故不是出于对痛苦的喜悦，而是出于对麻醉的渴望。

对此，我想要强调一下。

其实，所有人都期待着将施虐倾向的罪名推给一个已经被判刑的杀人犯，不过，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与对我的判决相比，他们这种不公道根本算不了什么。

在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里，当我没有过度地焦躁不安的时候，我可以毫无困难地伴着一场普通的无敌者大奖赛入眠，当比赛过程中，没有特别的赛车事故，没有翻车，没有烈火，没有连同被绑住的车手一同抛出驾驶舱的斗式坐椅，没有像卡亚拉米赛道边上那样血肉模糊的头盔。

我失眠的习惯与我开了17年的房车在大奖赛上来来回回地兜售F1车迷纪念品并无关系。

倘若我对斯泰因的那个女职业心理医生谈我的这个习惯的话，她肯定立马准备好了这套解释。

同时，我做车迷纪念品商贩的那些年是F1赛车史上最太平的日子。

在头几年，还有几个车手命丧黄泉，特别是在吉勒斯·维伦纽夫、里卡多·帕勒迪和迪第尔·皮若尼出事的恐怖的1982年。

但是随后就是好时光了。

安全技术的巨大成功，12年的时间F1中没有出现一例死亡事故。

此外，所有的人都在庆幸车迷纪念品商贩已经开始像苍蝇一样一批批死去。

<<紧急刹车>>

亲爱的特蕾莎： 你的信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你是唯一给我写信的人，我已不知道把你的上一封信读过多少遍了。

我明白，你是担心监狱里的暴力。

我第一次从监狱里面观察监狱，也已年过40。

我知道外面的人是如何想象监狱里的生活的：毒品、暴力、强奸。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早先有时会聊起这个），从某种角度而言，想象中的痛苦要比实际遭遇的严重得多。

坐在汽车副驾驶座或摩托车后座上的人要比手握方向盘的人更恐惧。

F1中就有个好例子。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事：车子开到最后几圈，甚至是最后一圈的时候突然熄火。

于是，车手常常不得不穿着沉重的赛车服（包括头盔四公斤），在观众的大声叫嚷中步行两公里回到维修区。

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车手会让队友“肩扛背挑”地捎上一程。

搭车的人坐在赛车驾驶舱后面的发动机盖子上，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幅可笑画面，这让我想起了那些端坐在父亲肩膀上的小孩子。

当然，为了不伤到客人，车手以很慢的速度将这种载了两个人的车驶回维修区。

罗尼·彼得森有一回谈到过这种以40公里左右的时速背挑式驾驶的经历，他怕死人。

就是这个车手，刚才还在同一条赛道上以300公里的时速飞驰。

不久前，国际汽联顺带将这种背挑式驾驶划入了严惩之列。

出于安全狂热症，他们禁止一切。

不久的将来，赛车就会无人驾驶地上路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说太多关于赛车的事情，自从我们认识起，这就一直是让我们争吵的事情之一。

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比周日下午坐在电视机前看大奖赛更无聊的事情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需要担心监狱里的暴力。

当然，在监狱里是存在暴力的，这点我不想否认，在这里，弱肉强食的秩序以一种近乎可笑的方式存在着，这太容易看穿了，这可比某些F1车队里的等级制简单多了。

正如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样，当头的人是不用亲自动手的，他下面的两个囚犯头头会帮他干掉所有脏活。

那个阿尔巴尼亚人在一次银行抢劫中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察，另外一个则自称长官，一个定期向几个看守人员提供妓女服务的皮条客。

在一次皮条客问的争抢中，他把三个对手干掉了，自己也因此中了枪，左小腿不得不截掉。

他也因此拥有了拄拐杖的权利，而在监狱中，这对于一个长官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一个囚犯不服从，阿尔巴尼亚人就会抓住他，然后让长官用拐杖猛揍，直到他不能再说不为止。

这种情况下，只有屈服才能保住性命，不过，这并不是太糟，因为在监狱高墙之外的生活中，当人一无是处的时候，同样只有屈服才能保住性命。

对我来说，这并非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因为我是头戴头盔坐在方向盘前的人，而你则是紧抓扶环，身心疲惫地感受着40公里风速的人。

尽管监狱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那样面目可憎，但是也有这样的时刻，我站在冰冷的石面地板上，旁边是肮脏的金属马桶、光秃秃的40瓦白炽灯泡，望着这所监狱的其他角落（如果我站在平板床上的话），身旁是看守和犯人蠢笨的面孔，我却少有地感觉到安稳舒适，这让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就像你一直认为把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耗费在电视机旁看赛车是不可理喻的一样。

我还记得，你是如何用一贯的厌恶表情模仿赛车的呼啸声的，对你来说，这就是沉闷乏味的代名词。

你从未明白，乐趣正在于此。

<<紧急刹车>>

媒体关注与评论

真的是F1的史实，虚构的是犯罪情节。

扣人心弦、生动有趣、悬疑刺激！

——《每日快报》 沃尔夫·哈斯成功地创作了一部荒诞不经的艺术品。

在任何一个F1赛季开始之时，在所有的赛段上都应该摆上这本书。

这不仅仅是属于赛车运动爱好者的惊险乐趣。

——乌尔里希·多伊雷尔（记者）

<<紧急刹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